

名家随笔

一片闲愁

高海平

凡是把山头称“疙瘩”的地方，位置都比较高，没有石头，由黄土构成。我村的豹麓疙瘩、后岭疙瘩等地就是如此。豹麓疙瘩的名称怎么来的，我不清楚，后岭疙瘩得名是因为方位，在我村的北面。

我村北边是章冠，西边是坡水头，我村、章冠村和坡水头村中间的后岭疙瘩属于大队管辖，并建有一个林场。

后岭疙瘩，紧挨章冠村，章冠村的位置比较高，也是疙瘩。章冠疙瘩与后岭疙瘩可谓双峰并峙，站在任何一个疙瘩上，均能展望方圆数十里的地理，二者之间有一洼地相接。后岭疙瘩与坡水头村之间是土崖和深壑，只有与我村的紫坪、后岭，尤其与后岭无差别相连。

后岭疙瘩在地理上，应该属于我村的地盘，为什么偏偏划给了大队，大队为什么要有一个林场呢？这一直是我心头的疑团。说是林场，并没有高大的乔木，比如松树、柏树，多是一些洋槐树，另外杏树、桃树、梨树等果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，可见林场的历史并不太长。林场给大队贡献了多少方木料、多少斤水果，这些木料和水果派上了什么用场？那时年龄还小，不得而知，也不关心。

林场的树木种植在阳坡的梯田里，正好朝向我们村。梯田里的树木，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果树种在半坡，洋槐树等种在疙瘩顶上。春天里，春风吹，洋槐花开满疙瘩



顶，林场白花花一片像个白头翁。洋槐花是人们所喜爱的食物，山村里到处都是，没人惦记林场的槐花。夏秋两季，杏和桃成熟的时节，后岭疙瘩的林场成为众目睽睽之地。大人觊觎着，小孩更是心心念念地思谋着。

那个年代，绕村子走一圈，也看不到几棵果树，孩子们稀罕后岭疙瘩林场的杏和桃再正常不过了。

去林场有两条路，一条从后岭上去，一条从紫坪上去，这两条路都属于光明正大之途。想去摘杏和桃，这两条路均行不通。刚好紫坪沟的崖畔畔紧连着林场的果树，只有从沟里摸上去才有可能获取果实。

从小看过无数遍的战争电影派上了用场，摸敌哨、攻碉堡的场面，早已深入孩子们的心坎。如何伪装，如何放哨，如何声东击西，这些招数孩子们心领神会，只待实战体验一把。给大人说去刚草呀，三五成群便进了紫坪沟。家家户户都饲养着生产队的牲口，刚草早已成为孩子们放学后的日常。

紫坪沟是一条很深的沟，两边黄土壁立千仞，沟底是肥沃的土地。我们要进的是另外一条沟中沟，这才是通往林场的唯一路径。这条沟的沟口特别高，特别陡，沟里的树木也很茂密，人迹罕至，考验平时练就的体力和耐力。自小在山里长大，这点困难不在话下。心中有欲望，脚下有力量。快到林

场时，每个人头上缠了藤条枝梢，起到伪装的作用。

不远处的杏树林，枝枝杈杈被黄色的杏果压弯了。杏果一旦成熟，叶子便自觉地退在幕后。看到如此诱人的场面，能想象到孩子们口中的涎水起码要流三尺长。几个脑袋拨浪鼓一样转，打探敌情。林场静悄悄，只有鸟鸣声此起彼伏。几个小身板“噌”地跃上沟畔，猫着腰冲向杏树林，一颗颗熟透的杏果张开了笑脸迎接着少年的拥抱。在手指触及杏果的一刹那，只听一声来自天外的断喝：住手！林场护林员张茂盛——来自章冠村的老头，背地里被人称作章冠老汉，如凶神恶煞一般出现在了地头。

孩子们慌了，原本是来摸哨的，想不到反被人给捉。一个个魂飞魄散，撒开丫子就跑。来时的崖畔畔不能走，再走会摔成肉饼的，只能顺着紫坪坡往下冲，每个人都像兔子一样连滚带爬瞬间不见了。

我自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也跟着大孩子们去后岭疙瘩林场偷过杏桃。偷成的时候有，失败的时候更多，想过的比失败的多得更多。现在再想，心还会扑通扑通地直跳。

后岭疙瘩林场的存在，某种意义上是希望所在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，林场成为被惦记的目的地。后岭疙瘩有个林场，夏天有杏，秋天有桃。不一定谁都能吃上一颗，至少谁都想吃。有意无意中，林场便装在了人们的心里。

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，生产队撤销了，大队也不复存在，后岭疙瘩的林场不知属于谁管了。每次回村时，总要不自觉地抬眼望一望后岭疙瘩。林场的模样还在，不见其消失，也不见其发展，无人去打理。这样似乎更好，昔日的林场回归了自然的怀抱。正所谓，一片闲愁，芳草萋萋，质本洁来还洁去。



陪考手记

陈 裕

高考，人生中最重要时刻之一，而陪考的家长也经历着难熬，作为其中一员，我深有感触。

女儿参加高考时，我和妻子作为后援，那略有紧张的心情不亚于亲自走入考场。

早上天刚蒙蒙亮，我和妻子蹑手蹑脚地起床，开始为早餐而忙碌。我们参照了诸多高考食谱，既要加强营养又要注重饮食上的荤素搭配。虽然只有4盘菜肴，可那是我们集思广益的结晶。女儿还在睡梦中，我们就像守护一株需要静默生长的幼苗，呵护着她的所有。回想起考点教室查看时，女儿突然攥紧我的手，她突如其来的紧张感，让我心疼，业已成年的她，还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外界的风雨总会在她稚嫩的心里荡起涟漪。

高考真的来临，激动的不光是临考的孩子们，还有我们陪考的家长。送考队伍蜿蜒如长龙，各色人等不一而足。有旗袍妈妈团在阳光下挥动的绢花，她们多想试卷上的答案也如手帕的舞动一样生辉。还有慈爱的父亲们，大声劝慰着放平心态，他们低沉而坚实的嗓音似一座高山，遮风挡雨间显露悄然的父爱。还有不少家长聚在一起闲聊，话题离不开孩子，离不开高考的各种见闻。他们是孩子的守护神，孩子的一颦一笑都会引起他们心中的动荡。

三三两两的人席地而坐，窃窃私语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有人说让时间再慢点吧，孩子们能多思考一会儿。有人说，时间暂停一下多好，孩子们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，然后投入到答题的专注中。

此时，家长们的每一次心跳都伴随考场里的落笔，当然，也包括我。我的脑海里，想象着女儿答题时的愉快，那是她解题正确的回馈。或许，女儿也紧皱眉头，为一道题在草纸上费尽了笔墨。我甩了甩头，让那些臆想的画面抛离。把时间交给时间，时间会给出符合每个人实际的答案。

考试结束的铃声清脆响起，引发着空气的波动。喧嚣短暂而停，静默刹那涌现，些许情感的释放伴随着上午考试结束而出现。孩子们从大门里鱼贯而出，身影寻找身影，亲人寻找亲人。“考完了，中午好好休息，下午继续！”差不多的话语，差不多的语气，此时全家恪守“不问考试”的约定。

一顿午饭在稍微沉默的氛围里吃完。女儿脸上看不出是喜悦还是失落。看着她躺在床上，进入短睡，我和妻子才松了口气，这才发现原来家里的一切都静悄悄，连平时凑热闹的电冰箱喘息的声响都听不见了。

两天的高考好漫长，女儿一笔一笔解答着她的人生。作为陪考的我们，全力呵护着女儿的情绪。这场陪考的过程，让我懂得：父母真正的守护不是一个节点，而是成为孩子走过人生路程时，永远可以停靠的驿站。那些共同熬过的夜、分担的焦虑、分享的喜悦，早已在时光里酿成醇厚的酒，微醺着我们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。

芒种时节

王志高

芒种到了，田野里麦浪翻滚，黄得刺眼。农人们弯着腰，镰刀在日光下闪过银光，一束束麦秆便倒伏下来，排成整齐的行列。

古书有云：“芒种，五月节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这般解释。农谚亦道：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。”这节气之名，便从麦类等芒植物的收获中得来。麦子黄了，农人便知道该动手了，迟一日则麦粒脱落，早一日则浆水未干，皆是不妥的。

我幼时曾见祖父在芒种前后劳作。天未亮便起身，腰间系一粗布，赤足踏在尚带夜露的田埂上。他割麦的姿势极是好看，左手揽过麦秆，右手镰刀一挥，麦子便顺从

地倒下。祖父说：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后来我读书，方知《齐民要术》中早有记载：“麦黄种豆，豆黄种麦。”原来这土地上的智慧，竟比书本更为古老。

芒种有三候：“一候螳螂生，二候鵙始鸣，三候反舌无声。”螳螂举起前足，似在祈祷；伯劳鸟开始啼叫，声音凄厉；而那善鸣的反舌鸟，却忽然噤声了。古人观天象，察物候，竟能总结出如此精确的规律，令人叹服。

白居易有诗云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这“倍忙”二字，道尽了芒种时节的农事艰辛。麦收时节，最怕下雨。倘若天公不作美，麦粒便会

发芽，一年的辛劳便付诸东流。因此农人们全家出动，争分夺秒。

城里人过芒种，不过是日历上多了一个标记。而在乡下，这节气却牵动着每一根神经。

芒种过后，便是夏至。麦子入了仓，田地又要准备种下一茬作物。芒种这个节气，看似只是关于收获，实则暗含着循环与延续的深意，耐人寻味。

芒种时节，我常想起那首古诗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辛苦，藏在每一粒麦子里，藏在每一个弯曲的脊背上，藏在被日光晒得黝黑的面庞中。芒种不过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却承载了太多生命的重量。